

◆ 百年考古大发现

the east Pyramids
—the Imperial Mausoleum of XiXia

东方金字塔

——西夏皇陵

钟 侃
钟雅玲 著

35
1
54

天津古籍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by
J. H. COHEN

西貢出版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百年考古大发现

东方金字塔

——西夏皇陵

the east Pyramids
——*the Imperial Mausoleum of XiXia*

钟 侃
钟雅玲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金字塔:西夏皇陵 / 钟侃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1

(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

ISBN 978-7-80696-097-4

I.东… II.钟… III.陵墓—考古发掘—宁夏—西夏(1038~1227) IV.K878-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114 号

东方金字塔——西夏皇陵

钟侃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9.875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80696-097-4

定 价:45.00 元

丛书学术顾问：朱凤瀚 刘庆柱
陈 雍 信立祥



钟侃，男，1938年9月出生，江西人，1960年西北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原宁夏博物馆馆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60年参加工作后，长期从事考古工作。早期以调查、发掘宁夏境内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主，后期研究领域扩大至北方草原青铜器、汉代匈奴墓地、西夏文化等。先后主持西夏王陵、水洞沟遗址、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固原彭堡春秋战国墓地等重要考古发掘工作。出版有《宁夏文物述略》、《宁夏古代历史纪年》、《宁夏史话》（合著）、《西夏简史》（合著）等著作；发表了《青铜峡细石器文物遗址调查报告》、《宁夏陶乐县细石器遗址调查》、《宁夏固原店河齐家文化墓地》、《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宁夏同心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唐代慕容威墓志浅释》、《水洞沟文化中的欧洲旧石器技术风格》等60余篇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和学术论文。

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只有几个人、十多人，到现在已经拥有数以万计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从1928年以前，中国考古附属于地质学、生物学的科研机构，到现在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独立的文物考古科研机构，在全国十几所国家重点大学设置了考古专业；目前我国的各种文物考古专业性刊物和出版机构，已多达数十家；上个世纪初，我国没有中国科学家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项目，20世纪前半叶全国每年的考古项目也是寥寥无几，当前的考古工作规模绝非昔日可比，为了在大规模生产建设中，搞好文物保护，近年来仅每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项目就逾千项；至于为科学研究或文物考古教学工作而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也是为数可观。百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蓬勃开展，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见于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的考古新发现报道接连不断。

2001年初，我国考古学界为了总结20世纪考古学事业的发展，展示其辉煌的学术成就，弘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先进文化，增强爱国主义信念和民族自豪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全国性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评委和通讯评委来自8个国家级考古文物机构，28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考古文物机构，以及11个大学的考古文博院系。多数评委、通讯评委担任过或正担任着国家级、省级和大学考古文博院系的考物的科研机构或教学科研机构的各级领导职务，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我国考古文物学科的业务中坚。因此，这次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项目的学术性、科学性、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评选出来的100项考古大发现，涵盖了25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发现7项，新石器时代

30项，夏商周时代23项，秦汉时代24项，隋唐至元明时代16项。

本丛书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基础之上，又挑选了数十项，原则是每个项目为一本书。这些项目除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外，项目的选择上也兼顾到考古文物学术内容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这些项目还必须有一定的可读性、社会的认知性。

这套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第一线的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其中不少人现在已是相关项目方面的专家，有的作者至今仍然承担、主持着这些项目的科研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肩负着繁重的田野考古或考古文物科研任务，我知道不少作者是牺牲了休息时间，接受这个任务，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挤时间完成我们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的。

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强调丛书的“图文并茂”是非常必要的。具有丰富而高标准的线图、图版，是考古文物书刊的特点，这是考古文物专业的学科特点决定的。考古文物内容的通俗读物，对于线图和图版的要求内容又更丰富一些、形式又更生动一些、线图又更简洁一些、图版也更清晰一些，这样使读者结合文字更容易看懂、读懂，使我们的丛书更有吸引力，使广大读者对丛书产生更大兴趣。考古文物专业的学术术语比较艰深冷僻，作者尽量多使用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词语，但是在这种专业通俗读物中完全不使用专业用语也是很困难的。我希望现在奉献给社会的这套丛书，“文茂”更进步一些、更通俗一些，大家更满意一些。

国家的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弘扬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是考古工作者的时代重任，这套丛书也是考古工作者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科研成果。

刘庆柱



照片1 夕阳下的西夏皇陵



引言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安塞王朱秩炅在他的《古冢谣》中写道：“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时王与侯。”面对这一片大小大小如同一个个水泡似的荒凉古冢，他发出了“怪鸣薄暮喧孤树，四顾茫茫使人惧，天地黯惨愁云浮，遥想精灵此时聚”的感叹。

自那以后，又经过了四百余年，贺兰山下的这片古冢仍然静悄悄无声息地屹立于荒凉的戈壁滩上。除了牧羊人的足迹偶尔经过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历着冬夏寒暑的磨砺和摧残，终日与孤树、荒草、愁云相伴。既鲜有人来凭吊，更无人前来祭奠，荒郊孤魂，粪土当年万户侯，烟消云散，一代代枭雄史迹，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1971年11月，宁夏几个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冒着塞外凛冽的寒风，站立在一辆敞篷汽车上向银川西郊的贺兰山下疾驰而去。当他们来到泉齐沟口一处隆起的土堆前，纷纷跳下车来，登上了这个看似十分平常的土堆。土堆呈方形，边长20余米，高出地面4~5米，在土堆的中心有一条东西方向，宽1米、深2米左右人工挖掘的深沟，是当年当地驻军挖掘的掩体。沟的两侧堆积着从底部翻上来的土、碎砖、断瓦和石块。当他们在翻捡这些石块时，奇迹出现了！这些石块当中，有不少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有的还刻有汉文和与汉文十分相似的文字。其中有一位在60年代初考古工作中曾见过西夏文字的人，将眼前的发现与当年的发现联系了起来，发出了令人惊讶和振奋的喊声：“这是西夏文！”

意外的发现，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强烈的精神振奋剂。他们深知这个发现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们忘记了严寒和饥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寻觅的工作之中。经过数小时沟内沟外、沟上沟下的仔细寻找，他们获得了数十块刻有汉文、西夏文和镌刻有精美花纹的残断石块。他们还初步断定：这些残破的石块，原来是一座石碑的残块，这个土堆，应是放置石碑的碑亭，碑亭北面高大的土冢和其西部、北部残存的土墙，应该



就是人们知之甚少的西夏皇陵。

西夏文残碑、碑亭、西夏皇陵的发现，使当时宁夏博物馆的上上下下都兴奋不已。在当时百业俱废，唯考古大放异彩的氛围下，都恨不得马上搞出一个考古重大发现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短促的准备，西夏陵的调查、发掘工作将要迈开第一步；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进程是如此的漫长和艰苦，直到今天，这个工作仍然在不断地进行中。

在发现西夏文残碑和碑亭后的不多几天，还是这些考古人员又重返泉齐沟口，开始了对这座碑亭的全面清理工作。在这次清理工作中，不仅又发现了大量的汉文、西夏文残碑和雕刻花纹的残块，在将表面的堆土清除后还惊奇地发现了碑亭上东西方向一字排列的四个力士石座和用方砖条砖铺设的碑亭地面。四个力士座作方墩形，用红砂岩做成，一侧面雕匍匐跪状裸体力士，双乳奇大，浓眉，两眼圆睁，双手上举，掌心向上作负物状。从周围散布大量残断碑片看，似为碑座，与常见的龟趺碑座迥然有异，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并将此陵编号为1号（今新编号为8号）。

碑亭的清理，使这些考古工作者初步断定，贺兰山东麓散布着的众多土冢就是西夏皇陵。在碑亭清理完成之后，他们又不停顿地对北至泉齐沟、南至银（川）巴（音浩特）公路这一区域的陵墓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编号和初测，并从地面上采集到大量的砖、瓦、瓦当、石刻残件。

1972年夏初，在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后，宁夏博物馆开始了对当时编为8号（今新编号为6号）陵墓的发掘工作。

8号陵现编号改为6号，在陵区的中部，就其规模来说，称不上是最大的一座。与其他大小墓冢前都有一个大小不一的深坑相比，这座陵塔前地表平整，似乎未曾被挖掘过。但是，估计与实际情况往往相差甚大，当考古人员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清理完长50米、深近25米的墓道中大量的填土后才发现，墓室早经挖毁，自上到下全是回填淤积的土石。尽管如此，考古人员还是在原甬道口和墓室中发现了残存的部分壁画、铁剑、铜门泡、副肘板、金带饰、银器、金鞍包边、珍珠、甲片、石经幢、石文臣头、雕龙栏柱等文物，这些仅是劫后的侥幸残余。观一粟可知万斛，不难想像，劫前随葬品必是镂金错彩、珍奇盈室的一派奢华景象。

在6号陵发掘的同时，对其地面建筑物碑亭、内城东、西、南门址、陵塔周围也进行了初步的清理。碑亭除发现力士碑座外，还出土汉文、西夏文残碑1047块。在南门



址发现绿琉璃鸱吻，出土时已碎成多块，后经反复粘对复原成高1.52米、宽0.58米的巨大鸱吻，为全国所罕见。

西夏6号陵的发掘，尽管回过头看，工作中还留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但毕竟揭开了西夏皇陵深埋地下近千年神秘的一角，从中窥见西夏文化的辉煌，产生出巨大的心灵震撼。

继6号陵发掘之后，1975年9月至1977年9月，宁夏博物馆又相继清理了2号陵（今新编7号陵）碑亭和发掘了编号108（今新编为177号）、101（今新编182号）两座陪葬墓。7号陵碑亭出土汉文、西夏文残碑1775块，尽管多数残碎不可卒读，所幸经过拼对，其西夏文篆书碑额尚可大体复原，为西夏立国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的寿陵。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知道陵主是谁的帝陵。177号陪葬墓只有一座碑亭，共出土汉文、西夏文残碑349块。尽管和其他陵墓碑亭碑文同样，多成碎块，但碑的首行幸存完整的“梁国正献王之神道碑”九字赫然在目，不仅可以知道墓主，而且对这类陪葬墓的品级、地位有了初步的了解。1977年9月发掘的182号墓，出土鎏金铜牛一件，长1.20米、卧高0.45米，重188公斤，大小形同真牛，铸造工艺精湛，造型栩栩如生，臻善臻美。

1971至1977年间对西夏陵区的调查发掘仅是漫长历程的第一步，并且带有“文化大革命”那个时期较深的烙印，但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作，确立了西夏皇陵的性质，初步区分出帝陵和陪葬墓的特征，通过帝陵和陪葬墓的初步调查和试掘，认识了西夏文化的独特内容，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确立了西夏文化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的地位，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由于缺乏整体的计划和目标，工作中往往带有急促的功利主义目的，从而热情有余，严密科学态度不足。

自1978年起，西夏陵区的工作除了小规模试掘，如3号陵东、西碑亭的发掘，陵区北部建筑群落的发掘外，重点转入了对陵区全部陵墓的基础工作上。通过全面调查、测绘，对帝陵的分布特征、陪葬墓的全部数量、分布及等级区分，提高到了一个系统的较全面认识的新水平。在此基础上，初步将西夏陵和我国历代陵寝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认识有所深化，产生了诸如《西夏陵》（许成、杜玉冰编著，东方出版社，1995年）等一批资料比较全面、翔实、有一定研究深度和广度的西夏陵调查报告。被厚厚历史尘埃所掩蔽的西夏陵被世人所逐渐了解，引起了社会和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西夏陵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到了议事日程。

1990年在银川召开了有众多国内文物考古专家参加并通过了《西夏陵保护规划方



案》的会议，标志着西夏陵区的工作进入了保护利用的新阶段。随着全国和宁夏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西夏陵所具有的重要旅游资源价值。加之对西夏历史的广泛介绍，在宁夏似乎出现了一股令人目眩的西夏热。以西夏命名的街道出现了，以西夏命名的街区接踵而现，西夏舞、西夏影剧登上了舞台、荧屏，西夏宾馆、西夏贡酒、西夏贡米、西夏餐厅、昊都酒店等等以西夏或西夏帝王名字冠名的商品、商号琳琅满目，充斥街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大批人群涌向西夏皇陵，往日孤寂无闻，终日与枯草、愁云为伴的土冢、墙垣迎来了车水马龙、喧嚣尘上的热闹场面。

1988年11月，西夏陵荣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经过专家论证，通过了西夏陵的整体保护规划。1991年6月，江泽民视察了西夏陵。1998年在西夏陵区建成的西夏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1999年10月朱镕基在视察了西夏陵和西夏博物馆后，动情地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为逐步实现西夏陵总体保护方案拨款一千万元。根据西夏陵总体保护规划，宁夏的文物考古部门在2000至2001年期间，三次对疑为西夏立国皇帝元昊的3号陵地面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冀期为今后做好西夏陵的保护和西夏陵的复原提供依据。与此同时，采用现代技术加固现有地面建筑的工作也全面展开。往日荒凉、孤寂的西夏陵园，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4 在贺兰山东麓50平方公里的这个西夏陵区，埋葬着西夏九个皇帝的陵寝，还有260余座皇族王妃的墓葬陪侍于周围，如同众星拱月，其宏伟的建筑和地上、地下大量的文物，集中地反映了西夏文化的风采，是西夏近190年历史的缩影，对研究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当人类历史进入新的21世纪回顾以往时，国内著名文物考古学家在评选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工作中，把西夏陵遴选为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蓝天、白云、碧草、绿树，昔日西夏陵“怪鸥薄暮喧孤树，四顾茫茫使人惧”的凄凉荒漠景象已一去不复返了。西夏陵以其宏伟的气势和焕发的勃勃生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仰慕它的国内外游客，安然地享受着人们的赞誉和崇敬。有的外国游客甚至将其与埃及金字塔并驾齐驱，誉为“东方金字塔”，西夏皇陵已名播海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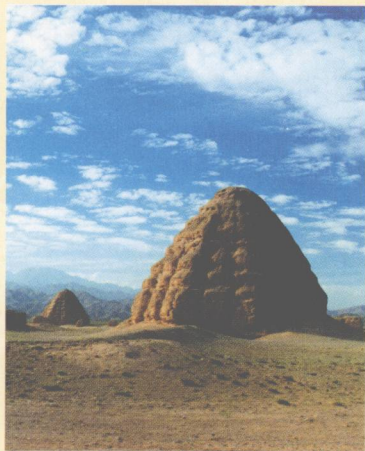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被遗忘的王朝.....	1
第二章 帝王魂归何处.....	7
第三章 巍峨东方金字塔.....	12
第四章 初揭地宫奥秘.....	52
第五章 陪葬墓冢如水返.....	61
第六章 陪葬墓里有珍宝.....	67
第七章 祈求冥福有禅院.....	79
第八章 陵园建材来何方.....	85
第九章 西夏文化大观园.....	88
第十章 西夏皇陵面面观.....	125
第十一章 西夏胜迹宁夏游.....	131
参考文献.....	148
后记.....	150



第一章 被遗忘的王朝



西夏自公元1038年建国至1227年灭亡，历经了189年，比北宋多10年，比辽仅少30年，而比金却多50年，不论北宋、辽抑或金，它们的历史都有专史，且列入皇皇的“二十四史”之中，而西夏却被史籍列入“外国”或“外纪”，享受不到公平的历史待遇，成为被历史所遗忘的王朝。

实际上，西夏历史比它存在的189年还要久远得多。追溯它的远祖，是居于我国西北赫赫有名的羌族。东汉时，羌族发展到150多个部落，居住在以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中心，包括今四川西北部和甘肃西部的广大地区。魏、晋时期，羌族逐渐衰落，或为吐谷浑所役属，或逃入川蜀西境。隋末唐初，羌族中的党项族强盛了起来，占据着唐古拉山以北，巴颜喀拉山以南的广大地区，“有地三千余里”。通过兼并，这时党项羌形成八个大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而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

唐太宗时，拓跋部归附唐朝，唐将其地分为三十二州，授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皇姓李。唐玄宗时，由于吐蕃的侵逼，党项诸部内徙于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王朝岌岌可危。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等率其部众助唐死战，建立了赫赫战功，于中和三年（883年）晋爵为夏国公，再赐李姓。

五代十国时期，党项族利用军阀混战、政权更迭的有利时机，拥兵自守，逐步加强



了以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为中心的“虽未称国，而自其王久矣”的割据局面。

北宋建立以后，宋太宗鉴于唐末藩镇割据酿成五代十国混乱局面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限制、削除藩镇力量的措施，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以藩镇自恃的党项族上层势力的利益。公元982年，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的党项首领李继迁，在其族兄李继捧被迫向宋朝交出夏、绥（今陕西绥德县）、银（今陕西米脂县西北）、宥（今陕西靖边县西）、静（今陕西神木）五州之地以后，以葬母为名，逃出银州城，奔往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召集旧部以图再起。宋雍熙元年（984年）李继迁在得到党项其他各部的支持后，攻占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俘获万计，取得了对宋作战的第一次胜利。第二年，李继迁以诈降又攻占了银州之后，拒绝了部众要他立即称王的建议，又攻占了会州（今甘肃靖远县）。

李继迁知道，要战胜宋朝，在中国要有独立的地位，只凭党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和当时的辽结成同盟，才能稳操胜券。于是在公元989年向辽请婚，以联姻来取得辽的支持。辽出于和党项结盟共同对付宋朝的同样目的，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外嫁李继迁，并助予战马3000匹。李继迁在得到辽的支持后，于公元995年出兵攻占乌白池（今宁夏盐池县境）、清远军（今宁夏盐池地县西南）等地。第二年又乘胜攻占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县）和进攻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公元997年，辽封李继迁为西平王，此时恰逢宋太宗病死。宋真宗即位伊始，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将李继迁梦寐以求的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交还，还额外给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

对于李继迁等党项贵族来说，区区五州之地的重新回归和夏州刺史的得到当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果不其然，宋咸平元年（998年）至咸平五年（1002年）期间，李继迁的兵锋直指鄜（今陕西富县）、延（今陕西延安市）、石（今山西离石县）、麟（今陕西神木县西北）、府（今陕西府谷县）、萧关（今宁夏固原北）、定（今宁夏平罗县东南）、怀远（今宁夏银川市）、保静（今宁夏永宁县境）等广大地区，特别是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攻下素有“兵食完富”的军事重镇灵州（今宁夏吴忠市西南）之后，改名为西平府，督造宫室、宗庙，作为他的临时首都。

翌年的十月，李继迁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攻占凉州（今甘肃武威市）。这时的李继迁



为胜利冲昏了头脑，竟不听部下的劝告，在接受吐蕃首领潘罗支的诈降时为重箭所伤。这位自19岁起便南征北战、40岁的党项首领带着未能来得及建立独立王朝的遗憾，于翌年一月离开了人世。

年仅23岁的李德明继承父业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攻杀被宋朝封为朔方节度使的吐蕃首领潘罗支，为其父报仇雪恨。对于宋朝要他交回灵州等要求，他虚与委蛇，周旋应付；辽对他如同既往，继续册封他为西平王。在东边无战事的情况下，李德明瞅准了宋朝西部力量相对较弱的有利时机，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攻掠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时甘州为回鹘可汗夜落纥所据，李德明多次进攻未能奏效，只好以抢掠甘州向宋派往贡奉使的办法来截断回鹘和宋的联系。宋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一战攻下甘州，与其相邻的瓜州（今甘肃安西县西）未战归附李德明，“灵、夏之右臂成矣！”

面对李德明的日渐强大，宋和辽都出自于各自的打算，尽力拉拢党项为其所用。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九月，辽首先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宋朝紧跟其后，给李德明连连晋爵，李德明踌躇满志，出行时竟以皇帝仪仗卤簿，连他早已死去的父亲，也追加上“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长长的尊号。1020年，李德明将临时都城由西平府迁往黄河西之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并改名为兴州；公元1028年册立李元昊为太子，辽在1031年又以宗室女为公主外嫁元昊，辽，夏二代联姻，辽，宋，党项三足鼎立的政治、军事格局得以确立。

天不借李德明以寿年。正当李德明建国称帝即将实现时，李德明却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因病骤然逝去；但水既到，渠已成，李元昊建国称帝就易如反掌了。

李元昊接过父业伊始，首先便去除唐朝和宋朝强加给他们的李姓、赵姓，自称嵬名氏；接着便改年号显道、下秃发令，升兴州为兴庆府，建立文武官制、制定官民服饰、设立固定兵制和军名，制造文字等。与此同时，再次用兵河西，攻占肃州（今甘肃酒泉市），拥有“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广大疆域。当这一切都紧锣密鼓地完成以后，终于于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于都城兴庆府南筑台受册，登上了国号为大夏的皇帝宝座，并新改元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



李元昊建国称帝以后，竭力继续向外扩展疆土，自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至五年（1042年）连续取得了三川口（今陕西志丹县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定川（今宁夏固原市西北）等几次重大战争的胜利，特别是好水川一战，宋军数十名名将阵亡，兵士死伤万余人，范仲淹、韩琦等一批名将因战败被贬，西夏创造了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埋伏突袭的成功战例。

对于辽的领土，元昊也极觊觎。当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辽属山西五部在李元昊的煽动引诱下叛辽投归夏时，辽、夏之间又发生了一场争斗。辽调集十余万重兵，分三路攻入夏境。元昊避其锋芒采用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河曲大败辽军。

在经过了上述几次鏖战之后，李元昊争得了与宋、辽平起平坐的地位，还得到了宋朝每年“赐”给的数万两银子和大量物资，政治、军事和经济都取得了巨大胜利。

一代枭雄元昊，在军事上是强者，可却于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死于其子的刀剑之下，时年46岁，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

李谅祚继承皇位时，年仅周岁，朝政大权自然落入其母没藏氏手中，直至麟都五年（1061年）没藏氏被诛杀才亲自执掌朝政。在他执政的六年中，虽然大力推行汉族礼仪、改革军政合一的弊政，但执政时间短促，年仅21岁便中途殒命。

李谅祚之子秉常接过皇位时，年仅8岁，同样又重演了一次母党梁氏专权的老戏。随着年龄的增长，秉常在年满16岁时开始亲自执政，但不久则被母后梁氏势力找借口被幽禁了起来。梁氏虽然擅权，但大安八年（1082年）宋兵五路共50万人大举进攻西夏时却被他们成功地粉碎。次年，西夏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双方参战人员数十万的永乐大战，虽然史书记载宋军死亡60万似有夸大，但宋军伤亡惨重却是不争的事实，梁氏为西夏创造了一个新的更安全的局面。大安礼定元年（1086年）秉常死，也仅26岁。

李秉常之子乾顺继承皇位时年仅3岁，朝政继续为母后梁氏所掌管。梁氏不断对宋用兵，西夏国无宁日。永安二年（1099年）年满16岁的乾顺在辽毒死梁太后的帮助下才得以亲掌国政。

乾顺在位53年，除仁孝外，是西夏历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在对外关系上，他继承了李德明、李元昊时的政策，通过向辽请婚，和辽结成较牢固的联盟来共同抗衡宋